

观思艺语

艺术史研究不应忽视艺术本身

■薛永年(中央美院教授)

记者：在美术理论学习之外，有实践类课程吗？教画画的老师们都是怎样的？

薛永年：我在央美读本科一共是5年，前3年，每周有3个半天学画。既学中国画，也学西画。西画由韦启美教，中国画由刘凌沧教。当时是创作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学。主持系务的是金维诺先生，教学群体还有常任侠、许幸之、王逊、王琦等先生。教我们画画的老师也很厉害，以中国画为例，请了工笔画大师刘凌沧来教，刘先生摄影也很好，会画漫画，并且还写过书，他的《唐代人物画》写得非常好，每次上课他都请学校打印好一篇他写的文章，人手一份，一边讲理论一边讲操作，教给我们怎么用颜色，怎么研、漂、怎么研纸，包括技术性很强的东西，怎么掌握温度和湿度、胶研配合的比例等等。我记得他说，研制色彩时有时候用乳研，有时候要拿手指头研。他们的教学没有框框，刘先生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没有门户之见，他会叫我们学习蒋兆和的艺术与叶浅予的艺术，刘先生也很推崇张大千，跟我们讲张大千人非常好，一点都不保守，还把张大

千当时在香港出版的画册(高岭梅编)拿来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抄、印，我记得张大千讲画是艺术家创造的一个神仙世界，不是直接描写现实。我们到叶浅予先生家去，他就给我们看张大千的原作。这批先生的思想在艺术上仍然很自由，他们的视野很开阔，也很有分寸，所以当时我们在学校所受益的不是在报刊杂志上能看到的。

记者：当时的整个美术史教学，从理论到实践，都比较注重对艺术自身规律的学习。

薛永年：对艺术史来说，一种是艺术的历史，一种是历史里面的艺术。就是说一种是研究艺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，它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律和内部外部的原因；还有一种是以图证史，用图像去说明历史的发展，不涉及艺术规律。比如，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建筑情况，不管画家是怎么画的它都能够说明。

当时的设课是让我们这些在美术学院学史论、批评的学生们成为艺术的内行，懂得艺术规律、艺术本体、创作思维、创作方法、物质媒材以及不同视觉艺术的特性。版画是黑白语言，国画笔墨是语言，油画色彩

是语言等等，让我们掌握它们最基本的特性。这是现在专业的美术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院不见得有的，虽然强调了人文，却逐渐忽略了艺术的基本特性，有部分学者认为现在的艺术史研究新阶段就是拿艺术来研究历史，这并没错，但是不全面，艺术本身的历史还是要研究的，因为它毕竟还是艺术史啊。那时学校教给我们的正是一种掌握艺术品质的能力，不是它不强调人文，而是自觉重视艺术规律这一块。

记者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、文化事业的进步，艺术品市场进入“黄金时代”，那么当下什么样的作品更值得收藏？

薛永年：艺术品的收藏看个人爱好，首先要自己喜欢，我不太赞成把艺术品当成一种股票性的金融产品，艺术品本身有它的审美价值，不能只看到它的物质价值，忽略了其艺术品质。

目前存在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，就是把还在前进发展中的，还有待于历史检验的当代画家作品定得价格很高，甚至超过了经过历史检验的古代名家的作品价格，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，完全是一种商业行为。和艺术的规律没有关系。



■张大千 浅绛山水图
四川博物院藏

书画集向

张锦芳以孝友著称，以书画名世

■黎向群(著名书法评论家)

岭南偏于一隅，气候、语言、饮食、风俗等与北方不同，岭南人不甚愿意在岭表以外供职和寓居，即使取得功名或任职，时间都不会太长久，便以事亲为由，辞职返乡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和参与地方乡绅事务。

张锦芳(1747—1793)，字粲夫，一字花田，号药房，别署曲江山人、曲江外史。顺德人。生性恬淡，淹贯群籍，精通《说文》之学。

张锦芳以学问、诗词赋咏、书画与黎简、黄丹书、吕坚并称“岭南四家”，尤以孝友更为世人称道。

张锦芳从赴考、授翰林编修到返粤，寓京只有几年的时间，海内外名士及同乡竞相与之结交。他刚抵京师，纪晓岚、钱大昕(辛楣)等名士争着热情迎接，倒屣相迎。同乡胡亦常、冯敏昌、刘彬华等人也与他过从，成为好友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，他得知兄长病逝的消息，悲伤不已，乞假离京返乡。三年后，即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病逝，享年四十六岁。

张锦芳与刘彬华的交谊有实物为证。无聊斋度藏他们的册页，共两开(折叠合页)，绢本，一页是张锦芳一件罕见而精致的山水小品，另一页为故物主人刘彬华的小行楷题诗和题跋。张锦芳赠送山水画给刘彬华是古时文人交谊的重要信物。

页一、山水小品。款署：“己酉春三月写于都门，张锦芳。”钤：“张锦芳”白文印，款字引首钤：“张叔子”朱文印。画面由近山、远山、树林和小桥流水构成，笔墨技巧，通达谙练。崇山峻岭运用没骨法，远山隐约其中，树木成林，叶针远以横锋写意，皴点多用焦墨，苍润秀劲，水河澹澹，独桥无人踪，意境清幽，气韵逼真米元章、梅道人。

张锦芳珍藏的书画和旧物胜过自己的生命。他从京返粤，乘船途经江西时，遇险覆舟，两手急持王冕的墨梅及旧端砚，置生命于度外。他楷书取法钟、王、赵、董，行草法右军，隶书取法《礼器》诸碑；绘画以山水、花草、兰竹著称，山水取米芾、恽南田法，梅花法王冕、吴仲圭。流传多为花卉，写山水罕见。刘彬华行楷题诗跋：“可忆西山欲霁时，炉边人语坐论诗；鸿爪成陈迹，一榻茶烟雨鬢丝……”下钤：“朴石”椭圆朱文印。

两页的落款时间均为己酉年，即乾隆五十四年(1789)，刘彬华题跋的时间是同一年。这一年，张锦芳刚好在京城会试，中试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寄住位于西山的净默寺里。刘彬华当年也赴京城参加考试，却没有考中，十二年后(1801)才金榜题名。有一天，西山的大雪将要停止，刘彬华冒着寒风雪前去净默寺拜访同乡前辈张锦芳，得到他的热情款待，两人促膝在炉边取暖，席间，一边品茗论

诗，一边“颇联赋咏”，相与甚欢。临别时，张锦芳赠山水小品一帧，以作纪念。

刘彬华性情清淡，不乐仕进，与前辈张锦芳颇为相近，嘉庆十四年(1809)，张锦芳已经作古十余年，岁月匆忙急促，他不觉已步入了暮年，睹物思故人，感慨万千，好友赠送的故物，已成陈迹，惜往日的相聚，历历在目前，因题诗一首，记录他们相交相知的点点滴滴。

刘彬华，字藻林，一字朴石。番禺人。嘉庆六年(1801)成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不久告假返乡，先后讲学端溪、越华书院，从此不再入都。他热忱文化教育和公



■张锦芳、
刘彬华合页

益事业，如省城浚六脉渠，设恤嫠会，修《通志》，修贡院诸大事，地方大吏都咨访他。而他为人低调，不事张扬，遗嘱不鼓乐、不买水、不作法事，毋刻行状，毋撰墓志，毋刻诗文集。

刘彬华也是乾嘉年间著名的学者、诗人、书画家。此册小行楷宗法钟繇、二王，取自元常之高古，又有右军之逸致。他亦能绘画，鲜有画作流传。

汪兆镛撰写岭南第一部美术史的《岭南画征略》，都评述了张锦芳和刘彬华的书画，他们在今天，也不为书画界学者所重，实为憾事。

观点 博物馆的疫情之困

在这场世界性的疫情中，深受影响的是美国洛杉矶郡博物馆(LACMA)，该馆“筹备近十年的美国仇英大展因疫情遇冷，部分展品为首次公开展示”，这是此前的新闻，而现在彻底关了。洛杉矶郡博物馆的“真相所在：仇英艺术特展”，原计划的展期是2020年2月9日至5月17日。这是首个亚洲以外地区关于明代画家仇英的展览，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仇英展。展出的作品来自两岸

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天津博物馆、辽宁省博物馆、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克利夫兰美术馆、波士顿美术馆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、弗利尔美术馆、洛杉矶郡立美术馆、京都国立博物馆、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等，除了45幅仇英的作品外，展览还包括了仇英的老师及女儿仇珠在内的其他17位画家的作品，共65幅。展览在LACMA于2011年开设的雷斯尼克夫妇捐赠新馆，美国国

家人文基金会为本次展览的主要支持者。

不管疫情如何，展览都会如期结束，这是持续近十年的努力。因为疫情，LACMA决定3月14日起“暂时闭馆”，而重新开放的时间则要另行通知。根据目前的形势判断，等到疫情平定下来，大概展期就到了。想想都可惜。LACMA与合作的每一家博物馆都有艰苦的借展谈判，每一件作品都有相关的估价和保险，

还有运输的各种环节。整个展览的预算相当可观的，也不是每一家博物馆能够办得起的。然而，所借作品到时就得归还，如果可以续借，还得重新商谈。显然，每家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，都有自己的安排，能够继续借展的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，何况要协调那么多的博物馆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这是非常遗憾的事。

——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